

# 夏雨里的桃花记忆

□李亚军

夏天的天气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刚刚还晴空万里,现在天就暗了下来。正在午休时,炎热了好几天的窗外下起了雨,雨声像一支支歌曲,一阵赛过一阵,由“滴滴答答”渐渐变成“沙沙沙”,最后变成“哗哗哗”。窗外绿叶的生命力显得更加旺盛,所有植物的翠绿叶芽,叶尖直直向上,你争我抢。看着窗外的夏雨,回忆不由得被拉到春分时的一天,那天是春雨绵绵,小区院子里的桃花被风吹落,随雨贴在了地上,红红又白白,铺成静谧的水彩画。

站在窗边打了喷嚏,看看表已经8点半,才想起与老师相约去白鹿原。9点匆匆出门,向东直奔白鹿原,原在城东十里外,很多人却只说白鹿原上原。老师从北京来,对文学的白鹿原一直神往,常念叨着要看白鹿原的上边。车过沙河,从牛尖角村爬上了原。“原上原来是平原。”老师笑呵呵地看着我说。我第一次上来时也有这样的感慨。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现但凡甜的果品都出产在半坡上。比如渭北最好的苹果,就集中在黄土高原南坡那一溜上,据说是因为昼夜温差大。白鹿原上的樱桃也多种在坡上。此时的樱桃树还在做着深深的春梦,为新一季的奉献积蓄着力量。空寂的樱桃沟里升起了薄雾,灰青色的樱桃树,枝杆纤弱,沉静安然。倒是

公路边的塑料大棚里,红红的草莓已经点燃农民新一年的希望。我们在路边停车,看着篮中的草莓个个晶莹剔透、香甜诱人。我陪老师走进大棚,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正在摘草莓,晶莹的汗水亮在额头,人显得很有活力。她肯定心里高兴,一拈高的绿苗个个都结着大甜果,感觉像是在一个个捡钱。

“随便尝,今年的草莓特别甜。”那女人热情地招呼着。

“发财了,嘴里说的话都甜。”我跟她开着玩笑。

“钱是没少挣,但力也没少出。为了这一季草莓,我们全家忙了一冬。卖完这一茬草莓,还得抓紧给坡下的樱桃剪枝。一年到头,总这样忙个不停。”

是啊,再甜的果子都得人出力养护。出来时,我们买了几篮子草莓,车里马上就有了甜味。

准备驱车前行时,老师看到大棚边有一簇明艳的桃花,他又下了车。我随着他走到桃花跟前,发现是一簇直枝桃花,光开花不结果的那种。枝头一半含苞,一半开放。原上气温本来就低一些,遇到了这波倒春寒,花开得自然要迟一些。桃花带雨更清艳,这么近距离看着它们时,我仿佛看到了一群花旦们清澈的眼底,还有她们凝露的香腮。农民不会专门在大棚边种这种观赏桃,这样无主又有主的桃花,

开得就更自由,艳得也更动人。见我痴痴地看着花,老师催促着还要赶路。“不是闲人岂得知,看花还得有闲时。”我在心里暗笑了自己后,连忙驱车再行。

从原上一路向南,隐约看到雾中南山时,我们才向西拐弯。老师早就听说,长安有个关博物院,是一个姓王的贤者,以一己之力收集、保存、展示着关中民俗文化的诸多物件。我们原本是想去开眼界,无奈近期博物院暂不开放,就只能到那里去讨杯茶喝。

车过五台古镇,向南迎山而上,博物院就在南山摇曳的绿裙上。山上的雾气慢慢滑下,缭绕在院内的大树梢上,树下显得特别幽静。移步大风堂内,一位二十多岁的服务生已经沏好红茶。主宾落座,王院长说:“前茶已经下来,但这样的天气里,还是喝红茶暖胃。”

老师说:“我就喜欢喝茶,用搪瓷大茶缸泡上,端着大口喝,过瘾。”

“春雨闭门,临帖独写,也很过瘾。”王院长这么回应时,已经让司机把他的作品抱了上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与文化人打了四十年交道,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书法,但已经写出了名堂。有专家说“王院长的书法来源于《大开通》《石鼓文》,以及‘汉三颂’,具有汉唐之气象,现在很少有人能写到这个水平”。为了我们能雅俗共赏,他让司机

逐一朗诵。摸惯方向盘的司机,读起来秦腔秦韵,有模有样。王院长一边听着,一边得意地喝着茶。待一段读毕,他美滋滋地说:“近文化的人最幸福。我们的这几个员工现在能朗诵、能主持,回家把孩子也带着有出息。这都是文化事业给咱积的德!”

王院长收集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对长安人的作品更是想尽办法保护。他把自己的作品当成开胃小菜,等大家兴趣起来时,让两个服务生拿来一个巨幅卷轴。陈忠实老先生当年挥毫写下“长恨歌”,特地赠予关博物院。这边大家一起打开36米的长卷时,那边王院长已经把孙子孙女叫来,请他们为大家朗诵。唐诗经典,书法珍品,童子清音,就这样在终南山下的春雨中际会。此情此景,大家都被感染,一起加入诵读之列。

午后,冒着蒙蒙细雨,享受了文化大餐和山野野趣的我们,缓步从院中走出。走到大照壁时,我感叹山下春日迟,这里的花还没有开。那个服务生紧走几步,越过开得正旺的连翘,指着树枝说:“我们的桃花已经结苞了。”我连忙跟了过去,看到了惊惶前城里桃花结出的那种小苞……

马路上已经变幻出了斑驳陆离的色彩,花花绿绿的雨伞,在雨中高举晃动、熙攘穿梭,在雨中飞驰而过,交叉变幻的色彩,在此时此刻的夏雨中,完美展现。



我常常一个人  
默默地驻足在您的脚下  
心中升起万般敬仰的浪花

亿万年来  
东西南北来的妖风  
狂吼着撕扯着您  
肆无忌惮的雷电天崩地裂地要击垮您  
猛兽般的洪水横冲直撞地要摧毁您  
更有那战争的烽火  
激烈地争夺着要占有您

您是苦  
是煎熬  
是辛酸  
只有您心里最明白

然而  
也正是这亿万年来  
您却总是  
一甩自己的全部忧与怨  
依然雄赳赳地高昂着头  
奋发向上  
丝毫没有过退缩  
更不曾后悔

也许  
正是基于这一点  
基于您刚正凌厉的品格  
才吸引了世界无数游客  
对您产生神秘的向往

## 仰望华山

□宁文英



双塔和鸣

许双福 摄

## 霸陵颂声

□王劲华

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

汉文陵就是汉文帝刘恒的霸陵。这位以仁德恭俭著称的皇帝,开创了中华文明迈入帝制时代的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后世称颂他为汉太宗文皇帝,享庙号并谥号“孝文”是对汉文帝非常高的赞美。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也给了汉文帝极高的评价:霸陵如故,千年颂声。

历史遗迹总是留给人们很多真相。去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公布了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一时间,汉文帝霸陵被发现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这与史料中关于霸陵位于“凤凰嘴”的记载迥异。这个千年误会终于尘埃落定。

夏日的一个早晨,在灞桥调研时来到汉文帝霸陵的考古现场。往事越千年,沿着白鹿原苍茫的盘山路,去探寻这座隐藏在重重迷雾之中的霸陵,心情既激动兴奋又庄重肃穆。路上同事纷纷谈论着汉文帝和他的霸陵,谈论着他深具孝心留下“亲尝汤药”的佳话,谈论着他的俭朴宽厚仁爱……以致跨越两千年仍令后世感动,并油然而生佩服司马迁“千年颂声”的非凡预见。

经过霸陵南陵往南,在一片红绿相间的樱桃树映衬下,一条只容小车通过的羊肠道直通霸陵考古现场。门外竖立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工作标语,更平添了几分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在考古研究员的带领下,我们小心翼翼地沿着两千年前古人修筑的坡道下到陵墓东北方向的一个陪葬坑。只见一排排残缺的陶俑、陶器,而在距霸陵不远的汉文帝母亲薄太后南陵陪葬坑,却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器,即使陶俑也较霸陵的造型大许多,以至有人戏称“汉文帝被后妈抢了风头”。但这恰恰证明了汉文帝“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的记载确实不虚。

霸陵在白鹿原上静静地隐藏了千年,具体位置长久遗失在岁月长河中。从元代起,民间流传加上一些文献记载,都说霸陵在白鹿原上一处名为“凤凰嘴”的山下。这座山峰形似凤凰之首,背后的山峦如同两翼张开,的确符合一个帝王陵墓的标准;以至于后世一直把这当作霸陵祭拜,就连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都将“汉文帝霸陵”的碑立在“凤凰嘴”下,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汉帝陵”中汉文帝霸陵的位置也在此处。现在看来,“凤凰嘴”长久以来被误认为是汉文帝霸陵,是对文献中“因山为藏”的曲解。这一误会,如果说从元代路天驷开始算,差不多有700多年,要是从东汉的应劭算起,就有1800多年历史了。如今,被误认了千年的霸陵得以回归正位,是我们后世给这位历史人物应有的体面和尊重。

年年柳色,霸陵伤别;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也许和汉初遵循的“昭穆制度”有关,汉文帝没有把自己的陵墓修建在咸阳原帝陵带,而是选择在白鹿原上重新规划属于自己的帝陵。这样做既可避免与汉惠帝刘盈安陵同居陵位的尴尬,也有利于自己的母亲。薄姬因刘恒为帝而贵为太后,但她从未做过皇后,若进入长陵势必无法与吕后陵争锋,而将母亲安葬在自己选择的新陵区,母子二人就能在幽冥中相依相伴,对于从小就与母亲相依为命的刘恒来说这才是最大的幸福。如今确定的霸陵真正方位就位于薄太后南陵的东北方向,正好“东望吾子”,因此灞桥当地人一直称南陵为“望子冢”。文帝驾崩时,其母薄太后还在世。传说他留下了“顶妻背母”安葬方式,就是将母亲薄太后的南陵和窦皇后的陵墓安在自己霸陵的两端,以示死了也要感恩妻子,继续为母亲尽孝之意。作为皇帝入选中国人长期以来颂扬的“二十四孝”,成为中国孝文化的典范,的确难能可贵。

两千多年来,汉文帝悄无声息地躺在白鹿原这块广袤的大地上沉默如山,静静地陪伴着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穿过渭河、跨过黄河,眺望着他心心念念的故土。不管是做事还是为人,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汉文帝都更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或许是他节俭、谦让、仁爱、孝顺的性格特征,给我们的感觉更接近一个普通人。

千年之后霸陵如故,千秋功名化作尘土,任人评说,以日以往,生生不息。

## 踏歌行

□张兵战

任务重才中止了音乐课,校园因此失去了往日的欢乐色彩情调。唱歌就变成了学生课外生活的兴趣和爱好。

那些年,学校一年到头除了搞几次文艺联欢活动,一般很少组织学生唱歌。在那个万马横过独木桥的黑色暗淡日子里,各种名目繁多的抽考、统考、赛考几乎充塞占据了所有的学习生活空间,实在让人喘不过气来,更谈不上唱歌了。

二十世纪90年代参加煤矿工作以后,那种久违的发自内心的对歌曲的兴趣和爱好,一直埋藏萦绕在心头,不灭的激情时时撩拨着那隐隐跳动的心弦。在我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后,就买了一台属于自己的单放机,生活也由此飞腾起

了如同音乐般的朵朵浪花。清晨上班,在婉转悦耳的乐曲声中,我迅速洗漱完,然后精神饱满地穿上工作装,戴上了工作帽,走向了千尺井下矸子面,开始了一天的紧张作业。上班归来,当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进宿舍后,顾不得洗手洗脸,第一件事就是要打开单放机,让身心完全沉浸在音乐的神奇世界里,工作的劳顿顷刻间烟消云散。

那时我最喜欢上下午四点的班,一来可以让常年身处井下阴冷潮湿环境的肌体充分享受地面阳光的温暖;二来可以让惶惶的身心感受晨曲的无穷魅力。在秋冬两季,当第一缕和煦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时,此时毫无睡意的我,轻轻地揉着

惺忪睡眼,索性挂上耳机,又开始进入我的音乐世界。当时我喜欢听民歌、影视歌曲和通俗歌曲。每当一部电视连续剧正在热播时,我会饱尝个把小时的颠簸之苦,到铜川市区买磁带,然后反复播放学唱,直到唱会为止。赞歌专辑当时非常流行,在乡村、市区、矿区,到处都能听到。清歌如酒,香飘十里,这一点也不过分,有时一首悠扬的歌曲,竟引来邻舍工友的青睞,我便与他们一起分享乐曲给人带来的欢欣。时至今日,往日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成为人生值得珍藏的一段美好回忆。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当今的音响设备可谓是品种繁多,形式各异。然而我依然爱着我那落伍的旧式单放机。虽则它尘灰厚积,满目苍疾,以至于衰老的机体不能工作,失去了往日的色彩和欢乐。可是在我心灵深处,永远流淌着那首不老的青春之歌,是歌声驱除了阴暗,抹去了眼泪,带来了欢乐,给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伴我走过人生的漫漫征程。

## 七叶树

□杨毅波

道路两边和绿化带中。相较而言,七叶树有些尴尬而害羞。榆叶梅开花时节,杏树、桃树、柳树等竞相吐蕊或吐绿了,七叶树还不见绿意。但就在你失望得要埋怨它时,它忽然间发芽了,忽然间长叶子了,又像一位起跑慢但速度快的运动员一样,先鹅黄后翠绿,叶子很快七片一组扇面般热闹热闹铺开开来。树冠像一把把欲撑开的大伞,要去庇护小区的花花草草。每一簇叶片,大小有差异,但形状一样,椭圆而略长,排列在一起像几只头朝里尾巴向外的小燕子在聚会,乖巧又妩媚。无风时一动不动,起风时一个节奏一个方向摇摆,动作整齐划一。遇到风雨交加,每棵树的树冠都如绿色的海浪,所有的树冠摆动着如汹涌的波涛,但叶子长得很结实,风吹不落。我想,可能七叶树冬季里注意积蓄能量,春夏之际才会蓬勃而有气势。

小区的七叶树有上百棵,但开花的就那么几棵。正因为开花的少,使我对七叶树的花更多地充满好奇和投以目光。从楼上平面看或俯瞰,七叶树的花很密集,夹在叶簇间齐刷刷向上生长,一朵朵像古代领兵的将军使用的狼牙棒,但不是布满刺而是一身茸毛。我还联想到,一片地里疯狂生长的粗壮的高粱穗,一边拔高,一边灌浆。花的颜色先是鹅黄,再是青绿,再是逐渐脱绿变白,也有些像高粱穗发育和成熟的过程。白天在日光下看,七叶树的顶部有一圈光环,那是七叶树的花在太阳照耀下形成的反光;晚上在月光下看,七叶树的花像一群黄鼠狼翘起尾巴入睡。若有风,则像许多松鼠在树上探头探脑说事。

随着季节变化,七叶树的叶子会随之变幻。初春鹅黄,而后翠绿,深秋变得米黄,寒潮来临则变得褐红,褐红中又点缀

着豆大的黑白点。这段时日,树上会不时掉下核桃一样的果实。小孩从树下过,大人总提醒:“小心果子砸了头!”而小孩则喜欢把那核桃样的果实一个个踢进绿丛中。一些不知情者特别是女士,往往会当板栗捡起。知情人提醒:“这不是板栗,吃不成。”

七叶树,春天蓬蓬勃勃美化着小区,夏天用它的铺排为人们遮一路阴凉,秋天又给天空以多彩的颜色。入冬萧瑟,七片叶子连在一起飘忽而下,小区的路面、草坪都会被红色夹带着黑白点的落叶覆盖。老人在落满红叶的路面踱步聊天,孩子捡起一簇簇红叶,如同吹蒲公英一样吹落。看着这情景,也会给人增添轻松愉快的心情……

在我的办公桌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台黑色便携式的袖珍单放机。任凭岁月蹉跎,时光飞逝,任凭工作岗位的几次变更迁移,它都与我相伴,一同经历人生征途的风风雨雨,成了我精神世界不可遗弃的一部分。工作闲暇之余,每当抚摸它时,那跳跃的音符、激荡的旋律,如同淙淙流淌的小溪,欢快地从心底涌出,冲刷了一切虚荣、苦闷和孤寂,生活因此变得异彩纷呈。

我原本没有歌唱家的甜润嗓音,也没有艺术家的表演风格。然而自幼唯独钟情于歌曲。从孩童到少年,我几乎是踏着歌声走过了那个色彩缤纷的多梦季节。在我们乡村,学校曾规定,每天的整队出操要唱歌,做完早操要唱歌,课前修整要唱歌,放学整队要唱歌,学校开会要唱歌,课外劳动要唱歌,举办文体活动要唱歌就更不用说了。唱歌似乎与一日三餐相提并论,成为学习生活当中一件十分有趣的活动,也成为学生身份和学校之地的鲜明标志之一。这种动感式的校园生活一直延续到上高中前。学校因为课程多、学习

感谢园林工人的精心栽培和管护。小区树不仅多了,且品种多样。除了我打小就见到的树种,如杏树、桃树、槐树、柳树、石榴树,还有十多种近几年才接触到的树木,如银杏树、桂花树、樱花树、枇杷树、女贞子,还有一种叫七叶树,在小区栽植得最多,也引起了我更的关注。

才搬来这个小区时,七叶树也就有胳膊那么粗,树冠高到二楼顶部;现在已如路灯杆般粗了,树冠够着了五楼。七叶树的主杆笔直,如银杏树的主干;树冠也大,大得如山里的核桃树;叶子也很密,谈不上密不透风,却也密如柿子树。

对于七叶树,一开始也没怎么留意。刚住进这个小区时是个冬天,女贞子、桂花树、枇杷树和竹子等植物都穿着绿装,而占据了很多人树坑的七叶树光秃秃的,像一根根高高的未插糖葫芦的架子,萧瑟地矗在